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遵父袁州臨江人也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遷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仁宗為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追号温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礼乎同脩起居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

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不知名以問
啟啟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歎其
博物使還求知楊州初狄青在兵府諸軍訛言籍二每出小民
輒聚觀仁宗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啟將行言於仁宗曰
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二雖不足信要當无
後憂寧負青无使負國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啟見三丞相
謂曰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上体復平大憂去矣而大
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二啟既至州遺公卿書曰汲
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二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京
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沒自楊徙鄆州糾
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 裕享羣臣上尊号啟言尊號非古也
陛下尊号尽善矣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為請殆

今二十年无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
美哉仁宗然之遂不允羣臣請而礼官前裕請祔郭皇后於
廟 詔兩制与礼官議啟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正寢不赴
於同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
號闕而郭氏以后廢案景祐之詔許復其号不許其謚与祔
謂宜如 詔書礼官蘇頌張洞以為景祐追復 詔書言后逮
事 先后親奉 寢園則后初不廢又言其謚冊祔廟並停則
后應謚祔可知今既有 旨復議則宜以后祔皇后廟謚兼懷
襄哀悼一字為可啟曰礼於裕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无帝后
之限且 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啟
言未幾御史言啟前議郭后嘗云 上之廢后是欲導人主廢
后也啟因請補外除翰林侍讀学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

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瞶疾求便郡 英宗曰如劉敞者
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李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
年五十敞為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
記小說无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躰在
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竒古因以考知三代制
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
文集六十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敞子奉世

敞字戇父少疎俊與兄敞同奉自刻厲博讀羣書遂偕中進士
調江陰簿爲國子監直講趙槩薦敞可備文館召試優等當除
直史館敞與言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勘熙寧初知太常禮院
神宗手詔推求 太祖諸孫屬行尊者爲王以奉 太祖後敞

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 太祖傳天下於 太宗繼體之君皆
太祖子孫不當別爲 太祖置後臣以謂 太祖子唯德昭德
芳二人宜崇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 陛下
褒揚 藝祖休顯著明矣會勸講述英者建言講官願得坐講
下太常議敞曰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講論不可安坐自若
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常不坐上前今使
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害敞曰不然人主命之坐與人
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時議者不一卒如敞言考試開封府
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 神宗嫌名敞曰此六畜
之畜 嫌名也因紛爭御史劾之遂出通判泰州代還爲集賢
校理判登聞鼓院三司戶部判官知曹州嘗轉對言強盜減罪
流配多逃還鄉里復讎殺人捕得亦死宜約古制凡強盜得貸

減者皆以刑代流配盜不得去鄉里全性命 神宗善之而議者以斷趾駭衆事不行曹素多盜 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撓視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哀息召為國史院編脩官開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為京東轉運使坐不按斥部吏罷知兗州徙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放又坐廢弛奪兩官黜監衡州鹽倉起知襄州元祐初召為祕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放為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脩威儀喜諧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刊誤詩話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奉世字仲馮元豐間為直史館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擢起居

郎 詔冊乾順為夏國主以奉世使西夏遷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擢戶部尚書七年遂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徙定州成都府坐元祐黨責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顧命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後移居道州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又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提學崇福宮以舊職致仕政和三年卒 臣稱曰劉敞學問無所不知論諫有餘為時儒宗歐陽脩嘗譬之為百鍊之英而万物之鑑也脩敞相予以道義其言信哉放言行高遠名亞敞云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也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亳州遷直集賢院知蘇州同脩起居注坐與進奏院燕飲出知蘇州歷

楚舒二州復脩起居注改右正言儂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
輒報漆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賊盜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
欲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制誥知杭州久之拜翰林學士上疏
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不練達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
陽卜祝之流入卧內干與政事又歷數其過惡仁宗還其疏
漆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辯遂以待
讀學士知徐州移知成德軍坐以回易公用挾私物及違法過
受公使餽贖爲轉運使劾奏落職分司西京久之起知池州徙
襄州又徙江寧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未幾以疾求解遷樞密直學士
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於是神宗曰漆立朝最孤知事君
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者十數年無人肯爲達之者朕近擢領

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漆爲人簡倨與賓客語不
過數言性豪侈以故獲罪然開敏善議論人多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
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上書稱薦范仲淹富弼韓琦之賢仁
宗深重之遷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出知陳州移許州又知襄
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棄官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
除亦不復責也嘉祐中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於是御史中
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呂誨傅堯俞等言黯以文藝進身不
閑史事遂罷復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用
呂誨爲御史知雜誨以嘗言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
爲人主耳目况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
抃薦舉臣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

共事必能協濟 詔以諭誨 遂就職時人莫不賢黯也 皇
子封東陽郡王官兼檢校太傅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
父師於体不順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卑屬除師傅者隨其遷序
改授 詔兩制議如黯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 濮
王黯與兩制合議請以 濮王為皇伯宰執不從會大雨黯上
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
時論稱其切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李士知陳州卒年四十
四黯有孝識好脩潔无所阿附初登第還南陽范仲淹知鄧州
黯謝仲淹曰黯晚輩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
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
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尽也

沈遘字文通杭州錢塘人也以祖蔭補郊社齋郎奉進士第一
大臣疑已在仕者不得為第一乃以為第二其後遂以為故事
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召試直集賢院擢脩起居注改右正
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 英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為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亦然
每晨起視事日中則廷无留人出与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
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為且大用矣拜翰林學士遭母喪未
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為人俊邁不羣奉進士第一授將
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脩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
誥 仁宗崩獬上疏曰 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具制度雖未
為過侈然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可以溢 祖宗舊制今因
用空乏財賦不支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

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
竊惟 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无珠玉奇麗之好无犬
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用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
也而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
積儉之德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
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方鎮強悍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
不臣之患故因仍至今未知有改今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充滿
銓選况前日旣用 龍飛詔書俾羣臣類進一官足以推布
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復官其子弟以開僥幸也 京師大雨
水 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
忠言然臣愚未知 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奉應故
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无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

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 陛下以一日萬機之餘未能周覽
亦不過如平時章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躰者則下中
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
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无求諫之實所謂應
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
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
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
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又上疏曰日者 詔諸郡敦遣遺
逸之士後復廢罷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盖孔子爲政
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
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發解後有不豫薦
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選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 御試時務策中等者別為一榜如以
為歲增中等者差多即乞復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
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也出知荆南府 神宗
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宰相富
弼在告遂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
宮卒年五十一獬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脩為古文又從孫復受春秋
舉進士甲科稍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 詔封孔子四十七世
孫宗愿為文宣公无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哀尊
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
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
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號而令世襲

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陝
州召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 仁宗已復土奉虞王于集英殿無
擇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宜如無擇等
奏後 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攝事王疇除樞密副使錢公輔論
其望輕繳還詞頭貶滁州團練副使無擇不即草公輔制而乞
薄責之不報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執政欲用無擇為翰林學士
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知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因辭
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既以母憂
去無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无擇為不廉熙寧初
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
也攝無擇對吏鍛鍊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客

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冤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
司亦由觀望發其罪 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賢者
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无擇復祕書
監集賢院孝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移知信陽軍以卒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東都事略第七十七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
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
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无一言
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宰相
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開封府推官擢
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
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監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
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
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
曰常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禮異同
狀時有敕比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
及一月而內臣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臣被
詔故違不執奏之罪 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
者皆遷兩官鎮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
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時陳執中為相鎮嘗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
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閹門之私
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避之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

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
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
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顯
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 仁
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至和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
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 祖宗後裔蕃
衍盛大信厚篤實陛下按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
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 真
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者此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者天下之大
公也 宗廟社稷之至計也臣願 陛下以 太祖為心行

真宗故事斷于 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
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
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
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
臣是 陛下欲為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
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
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
擇死所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
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
日乎凡見 仁宗而陳者三鎮泣 仁宗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罷知
諫院改集賢殿脩撰脩起居注除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
不言儲嗣事及為知制誥正謝奏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 英宗
即位中書奏請追尊 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
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
其不可乃下 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
者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
考 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
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神宗即位復還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為政變更

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鎮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別人皆知惡之其可以 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 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 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 神宗知其不可奪以 詔直付光鎮奏曰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鎮以蘇軾應 詔而御史謝景溫彈奏軾罷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皆

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與孔文仲可謂獻忠矣 陛下拒而不納是必有獻佞以誤 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 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天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師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檣據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 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苗則曰有見効者豈非歲得緡錢什百萬緡錢什百萬非

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贊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 仁祖 仁祖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 英宗 英宗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 仁祖 英宗之心而事 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安石怒落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官制行政正議大夫 哲宗即位遷光祿大夫 英宗登極祔 仁宗王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

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鎮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

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哲宗即位

鎮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

上言鎮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雖顏子

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

殿學士且召鎮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固辭改提舉崇福宮數

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

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

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後 神宗詔鎮與劉几

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 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

成 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
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哲宗御延
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
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
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
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為文清麗
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契丹契丹謂鎮為長嘯公云
猶子百祿從孫祖禹

百祿字子功父錯為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力學中進士第又
中制科治平中以秘書丞知濠陽縣熙寧間擢提點江東刑獄
徙利州梓州兩路加直集賢院召還同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
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

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為仇怨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
五路兵置三十七將許辟召布衣為參謀百祿曰今大師未命
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用者有以瘠敗收者有未嘗經戰陳者
有以故羣盜得官者願詳覈其素參用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
四人願依畿縣舊例將佐專教閱餘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神
宗納之宗子世居謀不軌命百祿同徐禧治其獄百祿坐欺同
落職監宿州酒稅語在禧傳久之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
唐州入為司門郎中遷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除刑部
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 朝法官援例貸
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
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矜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
科自是無可疑與可矜者矣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

部侍郎自元豐河決

元祐初水官請回河故道命百祿與

趙君錫同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不可回乞罷脩河司以省大費其事遂寢進翰林學士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僚屬以園空欲百祿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尹功邪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呂大防蘇頌以合祭為宜百祿曰神宗以圜丘無祭地之理遂考求先王典禮止祀上帝配以太祖今未可輕改明日大防等復論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百祿又言祖宗園立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不合舊典大防曰百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為然乃已熙河帥范育請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百祿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弃之

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害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書罷政百祿亦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與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鑑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舉進士為校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倅同編脩資治通鑑凡十五年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纂次淹久致其沈淪而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

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以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

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兒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無服也祔廟後即吉才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期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爲左丞祖禹以壻嫌改著作佐郎爲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奉問 睿質日長 聖性未定觀奢則奢觀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朴以輔養 皇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 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 祖禹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哲宗從

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即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院脩撰蔡確既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

相位故 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 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對勸 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 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為他習 患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无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為令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 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 哲宗

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 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勸
宣仁后保護 上躬言甚切至既而 宣仁后諭祖禹以外議
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
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 上不敢避妄言
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无所及雖言無
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
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改禮部侍郎進翰
林侍讀學士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 宣仁登遐 哲宗
親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
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
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 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
內恟恟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之理
與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以感動 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
閣學士知陝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脩實錄以為詆斥先
帝又以祖禹為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媪事以為離間 兩宮初
提舉明道宮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
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十
二卷帝季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
亂故學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鑑公子仲溫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 宗社
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為臣而歸非有仁者
之勇疇能爾哉夫季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

為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幼孤力學性沉厚不妄交游舉進士稍遷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无所避免國公主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訴於仁宗誨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其瞻之望庠罷而以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見而趙良寒心況在盛明之朝姦邪進用衆所共惡此臣之所甚懼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誨知江州上疏請早建儲嗣韓琦等以誨及司馬光疏上遂定議以英宗知宗正寺久之復召還臺英

宗即位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英宗不豫 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內侍任守忠久用事于中 英宗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謀 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恟誨上 英宗書曰 仁宗皇帝擢 陛下於公族授之以大器 皇太后鞠育 聖躬保護成德功得為重矣恩得為厚矣 陛下報之之道為何如哉 陛下違豫以來所上湯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且百金之子猶有倚衡之試而方乘之貴豈无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議騰沸謂 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无節執喪之礼未至奉 親之道未盡果如此乃 陛下不以繼承為念忽 先帝顧託之命忘 聖母鞠養之恩何以上奉宗廟率教于天下也又上 慈聖書曰 皇帝自潛德之初殿中鞠育保護者三十年 先帝厭代 殿下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步中外賴焉比聞 皇帝疾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陰為間謀臣願 陛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墮慢之礼親閱湯劑力為調治彊之以嚴威示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 殿下惜之 英宗疾久未平誨乞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 英宗小瘳謙默未可否事誨屢乞親万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英宗親出禱雨使外釋疑然 后既歸政誨復言於 英宗曰 太后輔佐 先帝久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猶宜闕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 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功遷官誨上疏論之曰 陛下以琦等有定策之功褒嘉稠疊其如 先帝何其如太后何數大臣者向來雖有建議之請果為宗社計邪徼今日

福邪貪天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又曰臣觀韓琦等制以謂功
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矣周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
事明之霍光擁昭立宣宣帝益光固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
儲定策始終之說皆自琦等是大寶之位係人臣之力於又可
乎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論說求自入誨曰是不可久
處左右亟言守忠前後罪惡竄逐之因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
憑恃无礼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兼侍御史知雜
事執政建議推尊 濮安懿王誨率僚屬極陳其不可遂彈劾
陽脩首建邪議上負 先帝累 濮王以不正之號陷 陛下
於過卒之譏并劾奏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之罪積十餘章不
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仍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 上前曰臣

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英宗重違大臣意章留中不下以劾告
還之屢 詔令就職誨稱 濮王典禮未正不敢奉 詔具錄
所上奏草納中書因即請罪乃出知蘄州徙晉州加集賢殿脩
撰知河中府召爲監鐵副使 神宗素聞其強直除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始 朝廷用神諤收復綏州議者欲留綏以固橫
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誨請罪神諤
不納二此若并還綏州勿幸小戎之災務全中國之軀以紓邊患
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安石參知政事多變更 祖宗法
專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乃上疏悉陳其過失曰臣謹按安
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奉十事安石
向在嘉祐中奉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
從迄 英廟朝不脩臣節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

遜避不已自為翰林李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
往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盞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
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迹英乃欲坐而講說欲屈万乘之重自
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
无大小与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用情固公
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
卒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第
安國之才 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
優遂羅中傷秉政未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
丞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于外皆安石報怨之人丞
相不書敕 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
爭論謀殺刑名眾非安石而是介介忠直自守大軀不能以口

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眾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
陵轢同位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間之罪
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 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
國經費之要曾在於三司安石与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
諸路雖名商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誠恐
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无復辨大姦得路
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乱由是生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
人矣如久居廟堂必无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 禍
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 神宗遣使諭解誨執之愈堅
且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說願少加澄省乃罷中
丞出知鄧州誨雖在外遇 朝廷事猶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
助役謂之新法誨兩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下

審所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謀身遂合時務比來新進之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遂要大利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奉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御戎之策言利者以牟斂削為惠民之術固上之論類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黜逐之是持峻法以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莫大於此會有疾乞間官提奉崇福宮誨因上章乞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朕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詎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寔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盪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蓋以身疾而喻朝政之疾也誨既

致仕久之而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奉薄甚常分奉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直王安石初執政 神宗虚心敬信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可致太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力劾奏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述英閣亦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更加籌慮可乎誨曰 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願可緩邪章卒上誨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苦安石變

法於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忠於先朝有不撓不回之節欲望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 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顛繼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吳興人也奉進士累擢至刑部郎中為京西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上數論當今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接物也貴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為能終始万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无情猶可以動之况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權數以臨人而不由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則又將有輕 朝廷之心也故夫任權數者醇德之病

中人用之已為非宜况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 陛下者 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而陋儒之論以為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必出於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烏辱其亦不思甚矣夫萬機之叢陛臣庶之夥繁而欲一一聰明斷之非所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已爾非謂勿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 能中其理猶得罪於古人又况未能盡然乎臣恐輔導之臣有持此說誤 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辨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

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視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辯與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番夫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鑒不貴曉二巧辯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二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季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內諮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陛下躬攬萬機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甚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奉賢才而屬之毋使天下日入於不治竊譬之於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脈藥石之功

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俞扁亦无如之何也已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脈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既而安石定謀殺聽首之律述率同僚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至于再於是御史中丞呂誨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故謀殺而聽首天下非之既而述與同時御史劉琦錢顛極論安石又獨論中執法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安石怒琦顛貶監當而劾述與諷等不奉法之罪翰林李士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被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

天下之心也夫紕食鷹鳥鷙求其鷙也繫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
顛所坐不過疎直比以迂犯大臣遂黜為監當臣竊恐來者側
目指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
福也臣願 陛下赦劉述等勿治其劉琦等別与除一本資序
庶幾稍息羣議不報諷等咸誣伏述獨謂 朝廷不當劾言事
官卒不承貶知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玉宣州宣城人也錢顛字安道常州无錫人也俱以
進士第熙寧初琦自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顛自知烏程縣召
為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肆肯臆輕易憲度侵奪三司
利柄而曾公亮依違固寵畏避不言琦顛与劉述上疏以為安
石自應奉歷官以來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孝者故天
下士人心无不歸向謂之為賢 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

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奉仁義之道啓沃 上
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說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
此剛很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 陛下為如何主也
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
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 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
陛下奮乾剛之斷罷安石重任以尉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
位居丞弼被遇 三朝自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安
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唯肆
強辨多生橫說豈執政大臣之體乎况公亮久妨賢路无補時
政亦宜罷免安石怒貶琦為監處州鹽稅顛監衢州鹽稅顛將
出臺於衆坐罵同時御史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
特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必事安石以故得為御史

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柰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顯今得罪分當
遠竄君在後爲美官自得兼即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
衣上馬貶官後數年琦起爲通判鄧州顯徙秀州而卒二時琦
年六十一顯五十三
臣稱曰呂誨正色立朝有蹇二匪躬之節論大政爭大事知无
不言言无不盡蓋誨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於職業俯仰无愧
矣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誨亦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蚤有盛
名博聞強記爲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僉書
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
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
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乃以爲
羣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
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
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脩起居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
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

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季士初入對 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
安石曰以擇術為先 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
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
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易不可及不知聖人經
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神宗曰卿所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
退 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
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
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 陛下誠
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

人可以助治者以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
傳說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 朝廷無
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
無由矣 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 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
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
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
身乎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 神宗曰人
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
不可施於世務 神宗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
朕常以呂誨為忠實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
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

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減價出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

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關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墮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糶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爲出誨御史劉琦錢顛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習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事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覿李

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 神宗不許時翰林李士司馬光當批荅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神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 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為 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陛下權者与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令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之所為是於 陛下与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二也 神

宗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国史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脩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同脩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 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 慈聖光獻皇后 宣仁聖烈皇后間見 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 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七年 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三經又成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

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為也會安石子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
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為
集禧觀使封舒国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
元豐三年封特進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
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絕意甚自愧也 哲宗
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
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
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配享 神宗廟而奪
其王爵初安石提筆脩撰經又訓釋詩書周官既成放之李官
天下號曰新又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李者爭傳 以經
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尽廢士亦无
復自得之李故當時訾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

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
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毀詆而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愷遇
事无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变法而在廷交批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已意下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变不足
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尽多用門
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 神宗世八年
不復召而恩顧不久哀云弟安国安礼子雱

安国字平甫自北角未嘗從人受李操筆為文語皆驚人 神
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為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監
召對 神宗曰卿李閻通古今以漢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賢
主也 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對曰文帝自代來
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

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具於禮又幾至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神宗曰王猛佐苻堅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又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安石安国惡之一日安石与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安国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声安国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国見俠傳安国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子旂安礼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国

乃為崇文院校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為開封府判官同階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无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安礼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上惠養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不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進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无留訟久係待下者一切論决京師称治元豐四年拜尚書右丞迁左丞御史言安礼在湖潤与倡女共政遂罷以端明殿李士知江寧府迁資政殿李士知青州徙揚蔡二州言者論其貪落職知舒州復資政殿李士再知揚州改永興軍太原府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礼姿貌魁偉有口才嘗以經綸自

任而闕略細謹云

雱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百言奉進士為旌德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被旨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書成迂龍圖閣直學士雱病疽已弥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 詔即其家上雱所著論語孟子義雱論議刻深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雱无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 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 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国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東都事略卷之八十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叔建州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校書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為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佐遂改為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以天寶為鑒防杜間隙升之亦言事然持論不堅也改侍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宰相文彥博屢乞罷政升之等恐樞密使賈昌朝復相乃疏其交通女謁之罪昌朝由此亦罷四年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右諫議大夫拜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交結宦者以圖柄任升之遂家居求罷仁宗手詔召出之介

等復闔門待罪 仁宗乃兩罷之升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為陝西安撫使復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便郡除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徙大名府遂拜知樞密院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為人深沉多數善博會以取富貴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先安石為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僉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今之有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冢

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 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升之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天下謂升之為筌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雍良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慙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国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竇娘至季秋為弥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

從日字升之至 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父準為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珪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舉進士庭試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其文典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為翰林學士初詔以 三聖並配於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裸獻登歌設樂同太廟珪曰 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郊以 太祖專配而改溫成廟為相近世享郊廟堂上升歌有節鼓而無祝故珪言祝故所以著樂之終始八音豈容有關願 詔有司考古增定之是歲明堂始置祝故黜節鼓而用搏拊以備八音 仁宗以 英宗為皇子珪當草詔明日請對崇政殿曰天下望立皇

子久矣果出自 陛下意乎 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曰陛下誠能為 宗廟社稷計天下之福也於是退而草詔 英宗即位詔珪撰 仁宗謚珪言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稱天以誅之欲稽舊典先請於郊遂為定制 仁宗既祔廟珪以嚴父配天之義請 仁宗專配明堂明年小祥禮官言當以十月祫祭 太廟而未終三年之制宜行時饗既禫請行禘祭珪曰 神主祔廟已嘗告祭柰何禫畢復行饋食乎 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珪與禮官合奏宜依先朝封贈期尊稱皇伯濮安懿王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除端明殿學士遷翰林學士丞旨熙寧元年當郊祀 神宗疑亮闇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 真宗居 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

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請如故事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事神者皆不可廢從之三年除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二年以階易官珪時為禮部侍郎當為正議大夫遂越拜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圖史珪嘗薦張璪不用珪曰臣為宰相三薦璪矣而不見用是臣失職也請罷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神宗欲以內侍李憲主兵珪奏非祖宗故事陛下獨不鑒漢唐之亂乎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射初神宗既新官制先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時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十餘萬蓋自西邊用兵

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珪確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神宗不豫珪奏乞立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候聖躬康復依舊神宗首肯之皇太子既立未幾神宗升遐哲宗即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封歧國公薨于位贈太師謚曰文恭紹聖四年章惇奏神宗寢疾之際中丞黃履言大臣奏請建儲珪嘗語李清臣他家事外廷不當與邢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上書言珪當元豐末命嘗招其兄士充詢遵裕以建儲意遵裕怒叱其子勿再注及議建儲珪初無語蔡確與章惇共詰之珪乃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用此為珪罪遂貶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其子仲脩訴其父寃乃盡復故官贈謚及蔡京用事以珪為臣不忠入黨籍後以

受 八寶赦出籍云珪有文百卷號華陽集

臣稱曰王珪為相隨時俯仰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此可罪也珪既死而為章惇所陷誣以為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其後惇於 簾前有異議亦以為臣不忠貶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為人智數少舉進士為邠州司理參軍移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閬鄉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巡官後尹貴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尹不能屈 神宗聞而嘉之它日臺官闕執政奏乞除官 神宗曰祇用不肯階墀見開封尹者遂除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達奏韶盜貸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鞠于秦州確希

意遠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 詔定奪

渭州運河及黃河濟川杞利害確王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

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知諫院三司使沈括以論免役事詣吳

充確言括為近臣見 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

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有所更易故為朋附

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宣徽使郭達經制安南逗撓不

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鼎失措置芻糧觀文殿學士王韶知洪

州謝表妄為自潔之辭歸過于上又論陳繹汙醜朋附不宜居

侍從於是遠以左衛將軍安置高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罷知

制誥確益以彈擊為已任初相州有盜劫殺人州處以死大理

寺以相州斷是刑部用新法引案問減等方爭論不決會皇城

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

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于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老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輒苦辱之神宗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舉審覆囚不知為詔使無敢一辭異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為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謂其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神宗不顧確有幾巧退即

遷恕著作郎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有大臣為之表裏者公為宰相不知一上起居狀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悚然曰且柰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辦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但今日建儲不比異時當為備確曰如何恕曰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劄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劄子斬之祇可使章惇

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惇時
為門下侍郎恕見惇如對確言確遂約左相王珪及知樞密院
韓縝與惇等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珪徐曰上自
有子確惇不能起事入對 福寧殿珪奏乞立 延安郡王為
皇太子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許之 太后於簾下泣
曰相公等能如此甚佳撫 哲宗曰兒孝順自 皇帝服藥不
離左右親書佛經願 皇帝早安珪等出逢二王于殿門外惇
厲聲曰 上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二王曰天下幸甚確惇
既出禁中無他事蔡京乃放散僧子 神宗崩 哲宗即位遷
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山陵使以 祔
廟遷正議大夫為言者攻其惡確不自安乃求避位除觀文殿
大學士知陳州弟碩為軍器少監坐贓抵罪確坐故縱奪職知

安州徙鄧州復觀文殿李士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
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訕 太皇太后詔確具析確奏曰臣在
安州州有瀆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之詩句臣僚
謂臣譏訕 君親此最為深切處俊唐之直臣而上元中高宗
令其子周王等分朋角勝為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為處俊論
議所回故臣詩因歎其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以臣為譏訕其
誣罔可見伏惟 太皇太后以 帝之祖母垂簾聽政而輒無
故引唐高宗欲遜位與皇后之事上瀆 聖聽以此論之孰為
大不恭孰為非所宜言也遂責光祿卿分司南司臺諫傅堯俞
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
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確惇執政倡之於內
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自謂聖

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很悞無所畏憚若不早辨
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 兩宮有傷慈孝
於是 宣仁后謂輔臣曰 皇帝是 神宗長子子承父業乃
分當然昨 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入對吾以 皇子所書
佛經宣示是時眾中唯首相王珪奏 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
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于貶
所年五十七明年章惇為相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黃履復為中
丞與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 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
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謚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國公蔡京擅政
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 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
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其後京收用其子涓論其父定策
之功未幾涓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
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靖康二年 天子即位之
二日有 旨辨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撫實刊修播
告天下確追貶武泰軍節度副使懋單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臣稱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由禹以來莫不然也不幸當
世主末命之際大臣有受遺輔政亦理之所必然者而小人當
此遂謂有定策之功可乎烏虜 神宗之與子 宣仁之立孫
庸有異議而確敢貪天之功乎敢以臣而誣君乎迹其姦凶謂
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
誣累 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而後已抑 國家之不幸
也

國

